

刘致福 著

冷峻与激情



明天出版社

冷峻

与

激情

刘致福／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峻与激情/刘致福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2.8

ISBN 7-5332-3744-7

I. 冷… II. 刘…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222 号

冷峻与激情

刘致福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明天出版社发行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4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32 - 3744 - 7

I·923 定价: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目

1

录

M U L U

深情的写意

- 希望之灯(3)
- 穿越世俗的走廊(7)
- 蒲庄写意(10)
- 过年(12)
- 记忆中的长岛(17)
- 生日快乐(21)
- 月夜(25)
- 蟹殇(27)
- 赶年(29)
- 青竹情(32)
- 青竹泪(34)
- 狗殇(36)
- 禁忌(38)
- 给母亲(39)
- 古书(41)
- 古角(43)
- 杏树(47)
- 黄河滩地那个小女孩(51)

虚构的魅力

- 夜火(55)
- 清水(58)
- 野船(60)



→彩鱼	(63)
→苦恋	(66)
→玉镯	(70)
→玩笑	(74)
→空巷	(77)
→空谷	(80)
→观音	(84)
→告别南方	(86)
→结局	(89)
→鲜花	(93)

在友情的树林中漫步

→开镰有益	(97)
→冷峻与激情	(99)
→打井	(103)
→一刻钟的林雨	(107)
→魏武精神	(114)
→龙腾	(118)
→浪漫的远行	(121)
→高原	(124)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131)

爱的命题

→野心	(135)
→梦想	(137)
→记忆	(140)
→眼泪	(143)
→小屋	(145)
→说累	(148)
→也说潇洒	(151)

→情人	(153)
→再说情人	(155)
→看花	(158)
→爱的命题	(160)
→说欲望	(162)
→爱的苦处	(164)
→感情的价位	(167)
→责任与梦想	(169)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lit candle in a holder. The candle is lit, with a bright flame at the top. The holder is dark and has a small, glowing light sourc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The title '深情的写意' is overlaid in the center.

深情的写意



希望之灯

人的一生，有如在漫长的山路上夜行。似乎总是受着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光亮的魅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个人都坚信下一步一定比现在美好，更远的地方尽管模糊，却更让人充满希望，似乎只要走到那里，现在的一切就会改观，这一辈子便不会白活。人们执着地迷信未来，未来的“鱼肚白”永远那么神秘迷人。

有时候禁不住想，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那时候脑子里还有希望的光亮在诱惑他吗？我想起小时候随大人们到县城看公判大会。记得邻村一个杀人犯，脑后衣领里插了一根刀形的死刑牌，立在刑车上被押赴刑场。我清楚地记得，他头低着伏在车栏上，一双猫一样圆的眼睛在车下人群中搜寻，见到熟人就点头笑一下。那时候很害怕，也很纳闷，他似乎并不是去死，而像是去一个十分无关紧要的地方。后来枪声响了，我的心里也“嘣”的一声像有什么断了。当时我就想，他死了，死之前他会听到这声枪响吗？听见枪响他会不会产生打别人或者什么人打鸟的错觉？自那以后，我便时时想起那双眼睛，似乎那双眼睛永远那么骨碌碌地活着。

现在想，一个人，当他被押往刑场，在身后的行刑人举枪向他瞄准的那一刹，他的脑子里也许会出现短暂的空白，但只要他没有吓瘫，没有因恐惧而失去知觉，那么直到枪响，直到彻底与这个世界诀别，他都会期望着下一秒会有奇迹出现，希望着一种每个人都想不到的力量来挽救他，甚至希望自己是正在梦里。那时候，他意识的空场上，会爆起一星奇异而微弱的火花。我想，那位邻村人就是在这种火



花的闪灭中被击中的。

希望之灯，有时候禁不住问自己：你的希望之灯是什么？我自己真的回答不出。街对面是一座舞厅。迪斯科舞曲和曲里拐弯的霓虹灯光流纠缠在一起，把夜晚搅得多彩而又迷离。从窗户上可以看到一对对年轻人颤抖癫狂的身影。天天面对着它，天天受着乐曲旋律的鼓噪与诱惑，我竟从来也没有进去走一走的念头与欲望。看看周围的墙壁，周围的高楼，周围的花花绿绿的一切，正像找不见希望之灯一样，怎么也闹不明白眼前为什么总是那么黯淡。我想原因可能是我的心，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小了，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想念故乡，想念那些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光灿灿的日子。这是不是一种老化，一种退缩，一种对现代生活难以适应的病态？

记得高三那年，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买通了学校后山石英矿的一位看矿老人，每晚自习熄灯以后到他山顶上的小屋里休息，为的只是熄灯以后，能再学习两个小时。

那晚，我和那位同学最后一批从教室被老师赶出来，雪下得正猛，迎面扑来的风雪吹得人喘不过气来。那位同学抓住我的衣襟大声说：“我们回宿舍吧，今晚——”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跨过断墙继续向北面山坡走。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一个安静的夜晚有多么宝贵。山坡上那幢孤零零的小屋以黄荧荧的灯光召唤着我们。没有了墙的阻拦，风更大了，白天沟沟坎坎的山路早已被雪埋平。我们只能凭着记忆和感觉，跌跌爬爬地往前闯。走到小屋，我们几乎都成了雪人。等着我们的看山老人早已睡了。那一刻，我感到世界再也没有比这间四面透风的小屋更安静、更温暖的了。

小屋当然并不暖和。风声夹着雪沫儿从没有泥好的砖缝、瓦缝穿进来。我们用被子包了身子，就着昏黄的灯光继续埋头苦读。

那场暴风雪几十年罕见。

早上一醒来，我们都呆了。被子上盖了厚厚的一层雪。炕洞里的火早已经熄灭，炕上、地下，跟外面一样，白花花的一片。三个人都从被窝里探出头，呆呆地看了很久。



现在想来,那雪被似乎并不寒冷。记得我们将雪被掀掉,从雪底下将压在被子上边的衣裤掏出来,龇牙咧嘴地穿上,丝毫没有感到多么艰苦,倒似乎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记得早上太阳出来暖暖地照着,我是第一个走出屋子直爬上山顶。山顶零零星星几棵松树一夜之间针叶冻得发青发黑。从山顶往下看,小屋、学校,还有远处的田畴、村庄都是一片洁白。我惊奇地发现,洁白的雪野被太阳映着,一闪一闪,射出一种五彩斑斓的光亮。我的心里十分激动,就是那一刻,我十分自信地感到,我一定能考上大学。那个白雪皑皑的山顶,似乎是一个支点,站在那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那样明晰。那雪野上蒸腾移动的五彩光亮,内容那么丰富。

我始终觉得,那雪光是一种近乎圣灵的光亮。因为雪光,那段本来十分难熬的日子才变得那么富有光彩,寒冷和痛苦才变得毫无力量。神奇的雪光,支持、吸引着我从那个冬天走出来,走到现在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那雪光是不是这座都市所折射的海市幻象?我想起那句“得到了也便失去了”的谶言,山坡没有了,小屋没有了,那种真正让我激动的东西为什么也随之逝去了?

有时候想,假使再回到那个小山坡,再有那么一场大雪,我会不会再有那种心境?那种雪光会不会重新映现?面对现实我只有摇头。那种雪光、那种灵悟只有孩提时代才会有。我已经无法只想着远处的什么而不去看眼前的相互勾连的无数具体问题。成年之后的心境有如一堆乱麻。人的一生实在难以预料,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视力和心力都在退化。听着生命之钟的“嗒嗒”的节律,我却只有十分盲目的期待。就是在这时候,我感到我似乎理解了当时的那位同学。我不想这样。我还是在心里呼唤,另外的一种什么光亮总该有吧,只要能让我激动。

静夜像一堵厚墙,世界狭小得只剩下眼前的一个角落,远处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我推门走上阳台,心里忽然一跳,夜岚像无边无际的大海波涛翻滚着向北涌来。我看到远处天边微露的“鱼肚白”一点一点地向我眼前推进,缓慢但是底气十足。夜在退缩,黑暗在退



缩，我忽然有了十几年前站在小山山顶上俯瞰万物的感觉，我想起那句唱俗了的歌词“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真想可着嗓子嚎上几句。我心里一颤一颤地激动，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暗示，我听到一种声音在对我说：“点燃你希望之灯的，只能是你自己，你自己！”

我回到屋里，激动的情绪几乎难以自持。我努力地使自己冷静。我重新扭亮桌上的台灯，金灿灿的灯光使我无法阻隔令人着迷的想象。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山坡的小屋里，我看到自己有如窃得圣火灵光的山鹰，正扑楞着翅膀掠过漫漫夜空向远处的“鱼肚白”义无反顾地飞去。我知道我缺少的是怎么了，只要有了它，我的希望之灯，就会灿烂无比。



深

情

的

写

意

7
SHENQING DE XIEYI

穿越世俗的走廊

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世界越来越富有，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我们的眼睛已经被搞得越来越迟钝。我们时常感到，世界除了物质还是物质，这种物理性的认识妨碍了我们对美的把握和感知。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物化、世俗化的生活使我们穷于应付，越来越疲累。这时候我常常想起阿尔卑斯山山间公路旁边的那块木牌，那位好心人写的“别忘了欣赏”几个大字，一闪一闪地刺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视线。是的，我们都忘了欣赏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一个过程，急匆匆地从这一端奔向那一端。我们需要人大喝一声，提醒我们这是生活，重要的是体味和欣赏，而不是完成。

城市用机械的物理切块将人从自然中隔离、监禁起来。这种监禁的结果，使人整日劳碌奔波，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的眼界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和狭小。都市生活看似现代，看似丰富多彩，实则非常简单和原始。

阿尔卑斯山间公路的木牌提醒我们应该懂得生活。当然要体味生活、学会欣赏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我们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的工作还很紧张等等，可以列出一大串我们刚刚实现温饱，有工作、有饭吃就不错，还无暇顾及美的理由。这些都是对的，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和原则，美与穷富无关，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是你要有心，你要有这个思维，你要训练这么一种习惯。有时候只需你多看一眼。一天中你完全可以抽出一段时间看看眼前的风景，看看树



木、花草，哪怕只一眼，你也会有新的发现，你就会对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感受。并不需要你去花钱费时，不过是举手之劳。现在人们大多已经习惯了心安理得地去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舒适，很少有人想到，在得到这种舒适的同时，你也失去了很多感受美的机会。比如汽车。这种“哼哼”怪叫的铁家伙把你惟一可与自然亲近的一会儿工夫也给吞噬掉了。朋友老B对此非常警惕，他所居住的宿舍与办公室之间相距四五里，单位有班车来回接送，但他却坚持尽量不坐班车。在他看来，每天上下班的这段时间是与自然亲近的难得机会。哪一天没有自己骑车走一趟便有丢失很多东西的遗憾。这条路线在城市边上，紧傍着一座小山，中间有一条十分美丽的绿色走廊。路西边是两排高大粗壮的法桐树和赤杨树林。树杈是几十年的老树，主干粗壮，枝杈在路的上方自然交错搭成一道密不通风的走廊。夏天的时候这里浓荫蔽日，走进丝丝凉意，沁润肌肤。冬天从这里走过，密密层层的树枝衬得蓝天格外高远，空气过滤得格外清新。秋天从这里走过，满地金黄的落叶，走在上边，咔嚓咔嚓地爆响，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春天从这里走过，片片鹅黄把春的气息，浓浓地一下子推给你，让你激动得喉头发紧。走廊南边的小山上，四季苍翠欲滴，秋天更显得美丽。片片红叶点缀在绿绿的山坡上，似锦似缎，生机盎然。妙就妙在这里是城区与郊区的结合部。走到这里，你便有一种扑进自然的感觉。办公室里的琐碎烦恼，城区与路上的喧闹嘈杂即刻无影无踪，你不自觉地有一种换气的感觉，吐纳代谢，似乎从这里走过去，你又变成了一个新“我”。很多人理解不了这种妙处，所以很多人对他放弃现代化的享受而甘愿吃“苦”太惑不解。他向他们宣传，他向很多人解说，但是，还是少有人能够如他一样。人们都感到山顶还远，人们似乎不屑于欣赏眼前的风光。

现在，城市里可供欣赏的风光越来越少了，而你又几乎无法走出城市，无法摆脱“现代化”的控制。物欲的力量远远超出美的力量，美在一步步地退缩。美被吞食了，变成了廉价的钞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发现美、欣赏和体味美，以美的视角和思维去体味

生活、创造生活。人类需要美，地球需要美去装扮。

钞票可以一把火焚了，而美却会永在人间。



深
情
的
写
意

9

SHENQING DE XIEYI



蒲庄写意

牛毛细雨被风织成了雾幔，将蒲家庄团团裹住。沿阡陌小路走进庄子便走进了那被雨水润湿的沉沉厚书。

先生没有出来迎我们，这样的天气不适合——雨水会湿了马褂会泡落那满腹的故事，况且先生也见不得那“哼哼”怪叫的进口汽车。先生差了他的后人，着西服革履，散乱地立在青砖黑瓦之下代他候客。从差人那憨憨的笑里，让人看到先生的纯朴与和善，看不到一点狐烟仙气。

小院的门始终是敞着的。只是人多了，妖狐都跑了。但是先生呢？先生在哪儿？满院里难见先生。才子美女，华服玉佩，异香袭袭，先生自然是要回避的，先生喜静。静静的默想中那妖狐才和他攀谈，那仙气才可以不绝地缭绕。门前的那穗棒子还在，日月风蚀，并没有长毛。那架老藤还在，秋雨淋着，越发旺盛地顺老屋欢欢地攀长。屋内书案虎床还在，铺盖也还放着呢，只是寻不见先生。有人说，先生上后山了，先生常去那里，教完了书，先生便倒背了手，任秋雨打湿马褂长衫，任秋风撕扯瘦黄的发辫，先生低首爬上庄后的土坡，在那条穿沟过林的小路边上搭了一架凉棚——那里有一眼井、一棵老柳树。先生在那里蘸着泉水润笔润腹中积得久了的神气。天将黑了，风刮得小了，沟里暗得只剩下松树柳树的影子，这时候先生便捋住那把白须，像是逮住了哪个调皮狐仙的尾巴。先生笑了，那狐仙也笑了，笑得放肆、开心，先生便醉了，醉倒在沟里。

风大雨也急了，有“呜呜”声传过来，是那青狐在哭么？罡风鬼雨

如剑如鞭抽得青狐翻滚跌扑溜着沟沿草丛逃到先生膝下，扫着尾巴嘤嘤哭泣。先生倚着石栏睡意正浓没有听见，便有一群赤狐白狐老老少少相牵相扶逃过来跪伏仰首泪眼哭求，先生的泪便顺睫毛滚下来，如胭如脂，落进井里。先生从怀里摸出那管秀笔，蘸了那泪，便有朱红木剑倚天而立……

风刹雨住，一行人头发湿湿地站在沟口土坡，看沟里烟雾翻卷阴风惨惨，娇声狐气便灌满了沟沟壑壑，灌得一行人身上发冷心里打颤。先生这时候已经揩干了胭脂泪，顺小路倒背双手悄然折回书斋，把那本装订缜密的厚书轻轻合上，只留一路痴人，在那沟壑崖坡上发呆发怔。

晚霞的余辉将沟壑照得透亮。有人下去了，看那沟中杂草丛生的小路，便发现了狐狸的蹄印，秃了的老树上一只黑白杂毛鸟“嘎”地一声飞出去，便一抖，汗已经窜出来，便有人大叫，狐狸！狐狸早循着风声远去了。有人问庄里人，多一霎儿？庄里人抿住嘴笑，二百年。那狐狸是随先生去了，去追先生，追住先生便有自己的命。

循狐狸的蹄印儿一叶一叶找到了先生苦守的那座大山。与身前后面的几座无异，只是山前坑坑点点，有人说是狐狸下跪的痕迹。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小房，一块青石记着先生不愿看的文字。石碑尽管用铁栏护住了，还是有泥巴抹了几下，可能是哪位调皮的小狐为讨好先生干的。先生把这些看得很淡，一生都在风里雨里，这些便如纸扎花鸟一般轻薄。后辈人出门必坐汽车，先生总是倒背着手，低头顺阡陌小路踩杂草枯枝独步行走，先生见不得那些热闹。

雾气又漫上来，天将黑下去。先生的那座大山被秋田连绵地包住，夜岚在极宽极广的空间里弥漫，有人听见一声叹息，便有青狐出来清场——先生该休息了，明日还要教书。戴眼镜的才子说，先生活得太累。听见狐仙呖地一声，极尖酸地喊，你懂什么——

那进口的汽车逃得极快，一会儿便被雾霭吞没了。先生的后人仍旧站在青瓦檐下，憨憨地笑着，代先生送客，直送到看不见颜色。